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六

起咸豐庚申正月訖八月凡七十一首

覆多禮堂都護

手緘具悉所示羅溪河係山僻小路不能禁我軍躡其後陳德園二郎河該逆現無如許之眾等語可謂知彼知己確有卓見該逆布散謠言口稱上竄無非欲我軍急於求戰急於攻壘攻山使我爲客而彼爲主彼得占些便宜耳胡宮保欲調朱雲崖七營赴馬齒嶺弟欲調四營暫回太湖蓋皆不免爲謠言所動也四眼狗之長技有二一則善於日暮收隊時殺回馬鎗一則播散謠言誘人攻他他得反客爲主閣下昨日見賊不出卽不

進擊賊巢不受狗賊之誘可謂有識嗣後若能常守此法山內
山外兩邊夾賊爲營我勢日鬆賊勢日偪賊不能不尋我開仗
則我爲主而賊爲客狗之二技可破其一矣金軍移紮陳家嶺
等處其後路有二東爲水吼嶺西爲羅溪河皆有兵駐紮當可
無虞足紓慮注來示詢及太湖情形日內援賊無進太城之信
尙不喫緊雲崖四營暫可不必回太應令仍住麾下左右開仗
時助前敵一臂之力也

再狗賊二技弟向日已聞之然聞其殺回馬鎗耳此次乃必於
日暮時始逞其技但聞其好截紮官軍後路偪官軍尋他開仗
令官軍爲客而他常爲主耳此次則不能截官軍之後路而反

置彼之後路於不顧豈果另有他長哉鄙意狗賊之計仍不過誘官軍去攻他之堅壘攻他之山險他爲主而我爲客上半日以匪黨拒我下半日乘我疲乏狗自出巢逞其猖獗耳是此次狗以二技變爲一技也閣下機智過人有何妙法破此二技祈熟思詳示爲荷

覆官中堂

此間軍事自新正六日唐軍被挫鮑營又形危急賴金軍有十一日山內之捷多公分營紮護鮑公糧路自是我軍日穩賊勢日蹙燈節後將士日日思戰或以雨泥阻滯或以山內山外訂期參差未遽得手而該逆日日移營西上意圖內犯鄂疆二十

五日小勝二十六日大勝乃得痛摧逆燄大快人心二十六日
狂風旋轉神威佑助凡噴筒火箭所著無不立騰烈焰震灼山
谷賊之牲糧衣食軍械一炬罄盡小池驛羅山冲等處一律肅
清太湖潛山相繼克復月餘以來多鮑二公功最偉勞最多可
稱雙絕而唐蔣金朱諸君亦皆竭盡心力共奏膚功敝部會勦
小池之七營圍攻太湖之各營擬卽將原稟錄咨尊處請閣下
主稿挈銜稟奏肅軍由湖入江汭荆宜以達夔蜀較之山路稍
逸靈籌極爲妥善惟國藩批肅稟又令其來鄂稍涉兩歧當止
之耳

致郭筠仙

久未接惠書不審自山東差竣何日抵京此間軍事自去臘中旬四眼狗帶悍賊七八萬上援太湖多鮑諸公禦之於小池驛正月初鮑軍四面被圍文報不通幸潤帥調萬人自山內潛出攻賊之背敝處亦撥十餘營進圍太湖撥七營赴前敵助勦二十五六兩日連獲大勝蹋平賊壘七十餘座太湖潛山兩城相繼克復賊之鎗礮子藥遺棄殆盡狗逆數年以來所向無不如意此次之創實得未曾有也目下多公請假養傷鮑公請假省親希菴與舍弟沅甫未來浚川一軍官駱諸帥奏令入蜀朝廷亦倚渠軍以弭蜀亂不克乘狗逆踉蹌之際進規安慶廬州頗爲失策事會所值疾徐有不克自主者所從來久矣

與李申夫

昨日得張筱浦副憲咨來奏稿浙江似已失守鄙意浙江未失則援浙爲重以其膏腴也蘇州金陵之後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則安慶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此城則有所依附以爲根本也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也是目下我軍仍以進攻安慶分擣桐城爲上策所以遲疑不決者懷桐兩支圍兵青草壩一支援應兵商固英霍兩支防守兵五支均不可少若於此五支之中分出一二支去援江浙則全局皆變大股援賊來懷桐兩支皆站不住與其待站不住而退不如此時不輕進之爲愈也候商之胡帥裁奪

覆李希菴

惠緘敬悉浙江未失以援浙爲重浙江既失又似以圖安慶爲重仍請台駕在太湖久畱三四日待大局定後再赴青草壩也革薄從忠鄙意亦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豪無長進深以爲愧願賜良箴以勵晚節而已

覆彭雪琴

接張筱帥咨來奏稿浙江已報失守午刻接尊處專足來信大略相同此時大局又當更改未失之前以援浙爲重以其膏腴也金陵蘇州之後路也京漕之所自出也既失之後又似以圖

皖爲重以其爲武昌九江之門戶也水師得安慶則水陸倚附可爲根本也破安慶則賊滅江淮犄角之勢也所慮者此閒以兩支規懷桐兩支防英霍商固若於其中抽出一支救援江浙則一路空而三路皆險是安慶進兵須浙事定局乃可拔營蕭輔臣軍亦須五六日乃可定局暫不必急

覆胡宮保

手書敬悉脈象尙不甚好總由平日心血用得太過而此番因浙事又憂慮迫切閣下數年來屢定大難將天下第一破爛之鄂變成天下第一富強之省功固極高德亦日進計公之寸心儘足自慰何必鬱鬱憂煎自取煩惱乎建營新募之勇鄙意不

可停招渠求之甚切公應之甚堅萬無停理無論有餉無餉公且一概莫問一意靜養侍當與揆帥莊嚴諸公徐徐圖之保無他變也

題方友石書後

竇方君友石示余以近所纂著曰鴻濛室文鈔二集者二冊曰鴻濛室詩鈔初集者四冊曰運籌神機者十有九冊余以軍中少暇不及卒讀粗涉崖略大抵文集二十四策多方君在滇時所爲其時西南靜謐而所論各端已爲今日吳楚弭亂之規所謂閉門造車出戶合轍者與詩以才藻達其勁氣迴殊俗逕微嫌於杜韓門徑尙少專精耳運籌神機一書精力畢萃戰略

守略藝略三編雖多輯古人之說而自具經緯別立條目卽一
器一技亦必繪畫分明至智略一編則窺天地之奧識鬼神之
情冥心孤往所得獨多昔邵子將天下萬事萬理看成四片近
姚惜抱論古文之法有陽剛陰柔兩端國藩亦看得天下萬事
萬理皆成兩片與友石所云陽智陰智殆有同符第邵子四片
之說頗多安排附會友石亦不免此弊能進於自然則幾矣

與饒枚臣

閣下素長於守守城固極有把握卽就險立營深溝高壘閣下
亦必能堅守無虞若就現在兵力與悍賊數倍野戰則殊無把
握江西目下肅清而皖南未靖景德等處時時可慮保江西卽

所以爲圖皖南之本也若台旆由浙還江似仍宜於浮梁景德謀爲固守之計或城或營得閣下布置一番必可堅於金湯雖無赫赫之功而收效自大也

與陳俊臣

敝軍自去年八月移於鄂境與湖北各軍共圖皖事官胡二公忠正博大無一切猜忌氣習較之往年在江在湘疑謗交集情形迥別志得以少紓所部各營自老湘營畱南蕭廉訪入蜀外此間僅萬餘人需餉無多尙足自給今年以來金陵和帥克九洑洲克浙江省垣臨淮袁帥克清江浦克鳳陽府縣此間氣象亦好意者天心厭亂大局漸可旋轉乎賤軀尙與昔年相似惟

目光日眇不耐久視從軍多載意興已闌嘗思與二三知己傾吐微抱披豁性真而遠道莫致相望如何唐義渠近履糧道之任昔年相從以出者惟此君名實兼隆然亦積苦兵閒筋疲力竭矣李篠泉辦理報銷將次歲事因其相從過久擬卽咨令回湘諸關綺注附告一二

與吳竹莊

張副憲和平純厚脩歷艱險在諸帥中獨爲其難閣下旣隸其麾下尙祈忠於所事無存歧異之見古人有言行衢路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竊願以尸鳩之詩奉勸也此間自蕭張分去其

局勢日隘所兢兢自守者惟約束常嚴不敢擾民堪仰告耳

覆胡宮保

訓營三千人論行軍之機勢則以會攻樅陽爲妥論就餉之方便則以飭赴河南爲妥然皆爲北邊無事言之也今捻勢西趨正陽確山有警則無論有餉可就與否自應迅赴河南一以應勝帥之求一以防鄂北之邊唐協和於北路情形極熟亦甚相宜請尊處緘商揆帥一面札唐協和接統或至九江湖口等處迎接交代敝處緘復張筱翁一面迅飭蕭守帶訓營歸來也其韋志俊三千人且待歸至東流再看如果飭勦樅陽卽請分別咨札辦理書院取箴言二字不忘先訓甚妥甚妥用書院字則

大方用學塾字則謙恭二者皆可用老伯盛德欽式有年當遵命作記一首以志景仰之素

覆彭雪琴

尊體舊疾復發尙不甚劇否失血之症去年似未嘗發閣下以爲春夏例發之病恐不盡然尙冀加意調養無過憂愁以葆柱石之身至要至要國藩往歲亦常鬱鬱近來漸臻坦蕩緣閱歷日久見天下得失禍福毀譽是非皆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人力之所得與是以委心任運聽其自至閣下達觀一切而襟懷常不免抑鬱尙祈更事開廓無過悶損爲幸蕭輔臣所部六千人余與義渠之意欲令全紮樅陽官帥與總局之意欲令訓勇三

千赴河南應勝帥之求省鄂中之餉潤帥本無成見近因捻匪西犯定計以訓勇三千人赴豫大約派唐協和統帶剿豫省之西卽以防鄂省之北其韋部及蕭之親兵三千定計令剿樅陽輔臣折回時且在東流等處停紮待安慶桐城兩軍紮穩後方令蕭軍渡紮樅陽庶無孤軍深入之慮敝處宿松太湖各營已於二十八日齊集石牌待多公定期進逼桐城此軍卽進逼安慶兩面齊進乃爲穩妥計月半前可俱進矣

覆郭意城

今日閱邸鈔筠公業已奏請回籍就醫奉 旨允准矣聞本有意南旋因山東尙有餘波未平稍稍濡忍未決得潤帥勸歸之

書遂爾浩然具疏鄙意卻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卽宜迴翔一半
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風波大定而一身之進退有餘今如此
毅然恐又非了局季公被潤帥句畱酣嘻淋漓至今未來敝處
前此自領一隊之說余復信勸其不必添此蛇足今亦作罷論
矣渠若能流連皖楚之交或在敝處或在潤希厚雪諸處均有
大益特恐歸思易萌耳尊書隸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
專爲隸字言之東坡欲泛及於真草諸體以爲未公不憑非至
論也僕不解作字昔年治說文曾廣購漢魏各碑討尋源流如
禮器碑結體方雅要爲隸家正範張猛龍碑將隸楷融成一氣
尤足津逮來學唐隸稍肥有乖大雅敢爲閣下陳一戒律近姚

伯昂先生尊師曹全碑相沿成風亦旁門也是否諸祈證示

致劉星房

敝處書籍太少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廿四史敬求代爲購買雖重價不惜也如不能得全書卽購得零種或一史二史三五史十餘史皆可總以初印爲佳後印者則不足取 國朝刻書遠勝前代殿板如十三經廿四史全唐詩圖書集成五經萃室書畫譜之類凡初印者無不精雅絕倫外板如廬雅雨廬抱經黃蕘圃孔邇軒畢弇山孫淵如所刻叢書均工雅可寶卽胡果泉張古愚秦恩復汪孟慈等所刻影宋諸書及秀野草堂韓詩一隅草堂白詩之屬亦皆精絕閣下多藏古書如遇前項書有初

印者敬求代爲購買弟眼蒙非善本書不耐看也

與何廉昉

閣下此次次韻大篇似較上年三疊尤爲卓絕秋長消人四發
端句何減後有千年自此開也愈唱愈高幾欲去天三尺其謂
是乎承詢及欲購書目鄙人嘗以謂四部之書浩如淵海而其
中自爲之書有原之水不過數十部耳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
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五子暨管晏韓非淮南呂覽等十餘
種是已集則漢魏六朝百三家之外唐宋以來廿餘家而已此
外入子集部之書皆贗作也皆勦襲也入經史部之書皆類書
也不特太平御覽藝文類聚等爲類書卽三通亦類書也小學

近思錄衍義衍義補亦類書也故嘗謬論修藝文志四庫書目者當以古人自爲之書有原之川瀆另行編列別白而定一尊其分門別類雜纂古人成書者別爲一編則蕩除廓清而書之可存者日少矣敝處現無多書江西如有殿板初印十三經廿四史無論或全部或零種均乞代買非初印者則不必買此外嘉道以來所刻諸影宋本書亦祈購覓不惜重價瑣瀆清神不安之至

覆方子白

頃奉惠書并詩二章深情古韻如載幽人之至性以出僕嘗謂黃魯直生平倔强自喜從無斂衽溫恭之象而此古風二首頗

抑抑於繩尺之中不類其平日之作譬如驍將初當大敵亦頗
內怯國藩素非大敵而閣下此篇亦復循循繩尺重蹈魯直故
轍又何說也久不爲詩機軸生澀不復奉富惟希鑒亮聞台從
已至英山卽所翩然枉駕來宿松敝營作彌月之敘將來贈別
之物當以佳書數種相貽左季高先生亦來敝處卽可聯轡以
行

覆胡宮保

昨夕得書及季公所爲碑銘頃又得校定稿本季公文簡重渾
括鄙人豈能更有所贊助於其間中有一二字未愜者謹已註
出未審有當否侍欲爲丹畦立碑於遇害之所不知英山有巨

石可爲碑者否乞一飭查示悉拙作碑記一首抄稿呈台端與季公閱敬求改正并求訪問當日在英山人員情事果否符合記文改定後擬請季公書之或隸或楷皆可但嫌文陋且冗長耳

覆李希菴

羅淡公之靈櫬到江干昨信詢及台端是否來宿弔奠茲前敵兩路進兵閣下恐難遠離也少村英年秀挺自以專心讀書不染宦場氣習爲安卽世態人情亦不宜遽令識透早透則漓其本質而日趨於薄旣薄而返之醇厚千難萬難當以尊見與潤帥商之

致羅少村

得來書知已抵喪次應少停住候料理就緒擇日由舟次扶柩至宿城一宿次日至鄉僕出城八里郊迎設席路祭府縣迎畢至城設祭次日均送出城外到鄉後一切布置僕再至鄉恭弔候尊信約期可也喪事重大繁多令兄一人照料不到須擇貴族中親者賢者幫同辦理足下宜親筆寫信再三懇求卽人品或不甚純平日或不甚洽均宜懇求聯絡孝道莫大於收族處亂世莫大於睦鄰二者尙祈留意宿松黃明府明日再至舟次可熟商也

覆張廉卿

前敵各軍久應進兵前以浙警繼以雨阻未得遽赴頃始分偏安慶桐城兩路猶未能直薄城下地大人眾都未能應弦赴節讀來示所稱先事熟籌乘機迅發云云爲之愧赧援鵷堂筆記略閱一二卷殊不愜意凡讀書筆記貴於得閒戴東原謂閻百詩善看書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環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郵王氏凡讀一書於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敢苟同以亂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專校異同某字某本作某則謂之考異謂之校對不得與精覈大義參稽疑誤者同日而語今觀援鵷堂所記幽通思元二賦多云何云某字後漢書作某是義門校對之字而薑塢鈔謄之也閒觀它卷亦多謄義

門語而已無所質正於其閒當時批寫書眉本不以爲著述之事後人概以編入筆記之內殆非蘆塢及惜抱之意若得有識君子披沙揀金非無可采然非大爲淘汰恐無益耳尊作古文著句俱有筋骨日進無疆至爲欣慰輒就鄙見評騭一二以資互證僕近亦作得文數首都不稱意年老目眊但思多讀古書以補昔日之闕人事紛擾不得如意茲可慰耳

覆李申夫

金陵大營潰退後鎮江丹陽皆不守和何二公棄常州而守蘇州城外之澣關蘇州危在旦夕杭州亦恐再陷大局如此恐楚軍之攻皖北者必將大爲掣動南援蘇浙懷桐兩軍均不宜逼

城懷軍不宜遽進關也進關之後因事撤出則賊氛頓長爲害甚大昨已告之舍弟沅甫祈更明告雲崖諸公昨與胡宮保及季高次青諸君至羅宅會弔四壁蕭然實爲當世第一清官天不佑善嗟歎曷已

覆吳竹如

二月之杪由胡中丞處寄到惠書並方君存之一書俟命錄三冊閏三月中旬又接二月賜書敬悉一切俟命錄在胡宮保大營傳觀一月始達敝處敝營諸友又展轉借觀始歸弟手誦覽一過其堅忍冰檠以勵歲寒之心崇獎節義以激頑薄之俗與此間胡潤帥左季高李次青諸君子所論大略相同弟比年亦

專講躬習勤苦率屬齊民之義故俟命錄一書敝處二三良友
均切傾企惟所述時事類多傳聞失實筆端褒貶或傷於激竊
意居今之世要以言遜爲宜有過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
之功而心不自居乃爲君子自厚之道方君所造似尙未臻此
詣質之老兄以謂然否皖北古多質行之士欲請方君歸來代
弟物色不必遽責以禦侮之才團練之事但得一二樸誠之士
加意敬禮樹之風聲以藥浮僞之風而懲猜忌之習亦自有益
於地方有裨於敝軍敬求閣下代送途費四十金俾存之兄得
以束裝南旋五月閒摺差進京卽行帶銀奉趙無任感荷金陵
大營潰退張殿臣不知下落和何兩帥退守蘇州之許關不知

蘇垣果克堅守否大局決裂一至於此前聞彼中將弁多挾婦
女散居營外志滿氣盈早慮無以持其後也敝部現攻安慶鄂
中諸軍進逼桐城仍令防霍山商六等處三河之失以未先得
廬江之咎此次已深知之此外行軍之機宜楚軍之利弊閣下
一有所聞尙乞迅賜緘示大小兒去年續絃諸經史漢粗已看
過二小兒經將讀畢通鑑亦閱一半承詢附及近作丹畦殉難
碑記錄稿奉呈教正

攬汪梅村

頃奉惠緘敬審動止康愉箸造閱富至以爲慰水經表聞已告
成卽日先付剞劂雖片羽未足悉瞻儀象然篋有傳書聊娛暮

境不必索知音於異世懸重金於國門想復自慰寂寞密爾獨
怡又聞颺羈鄂渚時動歸歎之歎莊舄吟越陸機思吳古有同
情宜所眷眷惟自三月克復杭城以後東瀾溧陽溧水相繼不
守金陵大營潰退鎮江丹陽旋陷蘇常危如累卵皖南徽甯等
處亦復寇賊縱橫不特鍾山石城淪爲異域卽績溪橫經之所
亦自風聲鶴唳靡有定居胡潤帥躬吐握之風廣蒸蒸之孝求
善若渴眾流仰鏡閣下當且住爲佳無遽興遠引之念至要至
要國藩目疾時作精力日疲久思乞其不肖之軀養拙家山而
軍事反復泊鮮佳問比以吳越之警東南搶攘并聞海運米船
截阻海中根本之地彌切杞憂尙爾承乏行間百無一補尙蒙

惠示好音砭切頑陋實深企幸

與李申夫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此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將此事知得透辦得竊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人之生也直與武員相交接尤貴乎直文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字爲之本以勤字慎字爲之用庶幾免於大戾免於大敗願與閣下共勉之

覆李希菴

接惠緘并賜名馬感紉無似凡受惠皆須卽日申謝惟受馬宜略緩再謝近日風氣馬之上駟必自珍祕而以下駟應客恐賢者或不免爲習俗所移今早試騎一次誠有德驥之風而無厭之求更覲覲得一力驥也蘇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東南大局決裂至此不知尙有何術可以挽回國藩昨辦一咨咨兩湖江西各帥茲抄稿呈覽應如何保全江楚三省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敬求閣下深思熟計詳悉見示此賊斷非能成果者吾輩若同心竭力早作夜思未必不可挽回於萬一大約勤字誠字公字厚字皆吾輩之根本刻不可忘而目前規畫大局禦賊匪秋閒兩路大舉之狡謀則尙有非此四字所能救急者現奉

寄諭飭國藩往援蘇常蓋不知蘇常已失也鄙意楚軍刻不能救援下游且當竭三省全力禦賊匪秋閒之大舉如能於秋閒兩路大捷然後有餘力兼謀下游目前實有不逮尊意以爲何如桐城鄉閭此時尙有書可買邪鄙人嘗謂古今書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書不過數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來專集數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勦襲前人之說以爲言編集眾家之精以爲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龍也編集者猶枝龍護砂也軍事匆匆不暇細開書目閣下如購書望多買經史少買後人編集之書爲要

覆官中堂

接奉廿六日惠緘敬悉一切國藩菲才又兼近日精力疲乏何能當兩江重任惟蘇浙糜爛已極自不能不聞命卽行迅速南渡冀微浙保全賊不遽犯江西猶當力固兩湖江西三省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至安慶撤兵恐桐城亦當同撤不特前功盡棄鄂之邊防亦屬可虞如有可以不撤安慶之法敬求訓示國藩必謹遵行固楚邊卽所以圖兩江也

覆胡宮保

本日接官帥咨知有署理江督之命以菲才而兼之近極憊弱何以當此重任然蘇浙糜爛自不能不聞命卽行迅速南

渡大局仍當如鄙人前咨固江西兩湖以爲恢復下游之根本
待進兵約分兩路沿江則池州蕪湖一路傍山則徽州甯國一
路若浙江不守又當另添廣信衢州一路此刻實無許多兵勇
柰何安慶一軍以不撤動爲妙一撤則桐城亦當撤退不特前
功可惜卽鄂贛亦良可慮卽侍在皖南亦不能與江北通氣有
何良策不動安慶之軍敬求訓示至要至要安慶不得終無克
復金陵之理故淺見不欲輕動安慶之師此外籌餉有何方法
望詳悉見示

覆胡宮保

接廿七夜兩次手教并丁汪兩信當此大局震盪之際讀二君

信爲之氣壯應卽鈔一通於坐右氣餒時一爲省覽大緘未蒙
詳示一切茲將鄙見條上一二

一侍雖辦兩江之事而前日咨商三省合防之局仍不可變固
上游以爲圖下游之根本一定之理也江北江南總求呼吸相
關侍駐南岸求閣下移駐宿松相距較近以便隨時飛商一切
仍擬造渡船一百號每號可載六七十人置於東流安慶之間
南北兩岸有非常之警則渡兵過江互相救應

一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在山外濱江由池州以規蕪湖第二
路在山內由祁門至徽州甯國第三路專守廣信貴溪弋陽恐
賊上竄江西第一第二路之兵應由國藩帶去第三路之兵擬

請次青招三千人現有平江勇五千合爲八千概歸次青幼丹及饒廷選三人管轄幼丹處卽日當專摺奏請出山

一侍所帶之兵擬帶靈字全軍張凱章一軍禮字二營共萬一千人分爲山內山外二路本太單薄目下一二月內靈凱二營不能遽到必先帶萬人南渡或帶希公一軍或請希代圍安慶而侍帶沅弟一軍皆可待一二月後靈凱皆到或希或沅侍必仍令其渡回北岸蓋侍以北岸爲根本若有胞弟倚公在北岸則侍之本固矣

一舍弟沅甫一軍擬令再添二千人足成萬數於其中抽出朱唐二人仍歸侍身邊護衛侍之第一第二路得春靈凱章雲崖

三人在南岸差足自立禮希沅皆在北岸萬無一失若希菴能再以成大吉昇我則南岸亦漸壯盛

一侍之餉項擬派李篠荃與李輔堂專辦江西釐奏明江西全省錢漕歸中丞收牙釐歸侍收其抽釐章程及釐局用人之法與具奏立言之法均求指示

一多公不冒分兵都公如何赴揚州去調撥步隊亦極不易易查淮揚下河七州縣若就場征課益以錢漕釐金每年可得六七百萬若得能辦吏事善理財用者代都公此席江北之事非不可爲也閣下心中如有其人當會奏請都公免此一行如無其人卻不敢奏都公此行大有損於鄂卻無益於淮揚實爲難

事

致駱衛門中丞

日前聞蘇州不守曾飛告寸緘嗣又備咨陳三省合防之說亮
蒙台鑒頃侍奉署理江督之命本以菲才薄識近又精力極
疲何以堪此重任惟蘇杭糜爛不敢不聞命卽行迅速南渡
侍雖任下游之責仍當以上游爲根本必能固三省之防乃可
規復吳會江西防戰之兵概不足恃敬求老前輩迅撥勁兵越
境協防其張凱章軍尤求飭令速來能於六月上半月抵撫州
一帶則布置稍定賊來當在秋初我之防兵早到當可無虞江
西往年仰仗大力重於山岳去年報禮輕於秋豪大君子心存

天下知不以繫於懷來自凱章而外更有勁兵可以相助否無任盼禱

覆胡宮保

鄙人才太薄精太憊而模竊虛望深懼爲庾亮殷浩之續昨日奉詢各條求先生改正者皆固上游以規下游防三省以圖吳會之計果如所議則鄙人一半年內尙不能履江蘇境內恐蘇人始而望繼而痛罵矣目下是非得失須爭起手一着求公一言爲定如侍昨議則難免吳人遷延之議若不用前議又恐上游三省皆不穩固二者孰優求公決定乃發摺也

覆彭雪琴

國藩當精力極疲之餘值大局糜爛之際忽而膺茲艱鉅若涉大水茫無津涯愛我耆固將爲我懼不爲我喜也前數日曾將約定規模函商潤帥並鈔稿寄沅甫舍弟囑其轉呈台覽想蒙鑒照鄙意僕雖南渡而仍以水師及安慶陸軍爲根本以潤帥及鄂中爲根本目下僅帶萬人渡江將來須添成四萬人庶南岸可供分撥特兵勇易而求將難籌餉尤難日夜焦思實無良法擬將江西通省牙釐包攬辦之廣信交與幼丹九饒兩府交與閣下附省數府交與筱荃而贛南數府尙無好手經理且每月不過十六七萬尙屬入不敷出此外奏明紅單船回廣東大通尙可設一釐卡其餘可生發否敬求查明詳示左季高奉

自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敝處軍務現在湖南招勇事件均請
渠在湘經理恐亦能得好勇而不能得好將能得營官而不能
得統領也閣下意中尙有能勝統領之任者否頃見閣下與次
青書欲以鐵面具見贈僕久無意興倦於治事然善惡是非亦
不肖大混閣下嫉惡素嚴凡有所聞望專緘密告決不姑息也

覆駱藩門中丞

惠緘敬悉敝處前獻三省協防之咨後請添兵南渡助剿之咨
想次第入覽湖南四面應敵本屬日不暇給惟下游大股若直
犯江西則湖南防不勝防如九年之賊自南安闖入湘境爲患
甚大卽如六年之賊徧布瑞袁臨吉湘省之患亦殊不小故鄙

意總求大力派兵越境助江西成協防之局卽助鄙人成進剿之局敝咨請湘中派兵萬餘來江西湘力誠有不逮其凱章一軍總求迅速派赴撫州一帶俾侍南渡後稍得成軍千萬禱懇季公如不能久畱敝處亦求來敝營一行規模稍定仍可去住自如侍斷不敢強羈公與季公斷金合契保全桑梓亦託庇仁宇者所寤寐求之者也季公之遲出速出久住暫住均聽二公卓裁但求一出耳另咨求發新招各軍鎗礮雜械爲數太多尙祈俯允

覆胡宮保

手教奉到揚州一大枝侍目下實無此力量少荃勸我將皖南

事布置少定卽親自馳赴淮安辦一枝大水師船在淮安造礮亦在淮安鑄各場各卡到處梭巡而就場征課之鹽利可行矣江淮湖海處處可通而金陵蘇常之賊勢可滅矣侍甚以其言爲然惟必須明年乃能前去尙不知徽浙可保否如徽浙失而江西危恐竟不能去求公爲我籌一安皖南之法則志在淮上矣雪琴等攻克樅陽雖是好事然卻不易守且恐速援賊之至求公緘請禮堂謀所以守之法

致袁午橋中丞

蘇常旣失海運無可漕之米京倉空虛根本之地此爲最重第職應辦之事此爲最難如天之福能保守浙江嘉興松江上海

猶畱得海漕基址是爲至幸如其不然亦當力保淮揚裏下河
猶不失產米之區財利之藪欲保裏下河非水師戰舟二三百
號不足以遏寇氛而保鹽場淮安附近不知木料尙多可資舟
楫之用否礮械尙易借辦否敬求詳悉賜示弟之棉力今歲明
春僅能力求所以保江西皖南之法東望悚歎惟增焦灼

致沈幼丹

四月之季胡潤帥左季高俱來宿松與國藩及次青筱荃少荃
諸人密談累日咸以爲大局日壞吾輩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
分算一分在一日攜一日庶冀挽回於萬一因屈指海內賢者
朋輩志士惟閣下高臥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計堅請台從出山

一奏再奏以至三五奏數十緘請總以出而握手之日爲止次
青體氣羸弱憊於戎事本不欲更以介冑之事苦之因弟初膺
艱鉅逆氛日熾不得不俛其復出禦侮爲弟干城腹心之助閣
下若能慷慨投袂助鄙人卽助次青也且計賊蹤若由浙省而
蔓及衢信卽珂鄉亦萬無獨全之理而閣下救水之資稻梁之
謀固當不足於三年之蓄早遲終不免於一出不如趁此時機
猶是賢者眾志交孚之時伏冀上念國家下念桑梓中念友
朋翻然遽起以慰喁喁之望翹企何旣

致駱中丞

頃接浙江王中丞來緘知江鎮長貴平望之師業已敗潰楊彭

派往援浙之蕭翰慶已於四月十九日在湖州陣亡杭州潰兵
洶洶恐有內變如蘇州開門迎敵之事危如累卵等語以理勢
度之杭城迨將不保蓋金陵七八萬敗潰之兵收集無資逃奔
無路去而從賊意中之事陳逆大股本極不少況益以此輩新
附收拾良不易易侍前擬以李次青觀察募勇三千人與沈幼
丹饒枚臣三人專保廣信衢州爲援浙防江西之計而次青甫
自宿松回平江開募新勇幼丹亦甫經奏調不知趕得及否賊
若闌入江西江西固糜爛湖南亦防不勝防再四籌思惟懇求
閣下迅調張凱章一軍卽至撫州侍一面通飭袁州臨江各州
縣多備船隻迎接若凱章一到與侍所帶之霆營等能禦賊於

廣饒兩府境內則有險可憑事半功倍其凱章餉項侍與毓中
丞二人力任之知湖南正值窘絀之時不敢更以相累惟求遣
凱軍一來所爭在六七兩月內賊乘勝而來其鋒甚銳當令春
霆凱章等扼險而守堅壁勿戰賊之銳鋒少鈍此後或可轉危
爲安則江西湖南均沐洪施非僅侍感激無涖也精衛之誠包
胥之迫伏希鑒照

覆汪梅村

接奉惠書荷蒙拔飾朽鈍鞭策頑懦至周且摯感喟無似國藩
學殖庸淺本無遠圖近更精力衰退目光眊昏茲復承乏珂鄉
謬膺艱鉅受命惶悚罔知所厝而東南糜爛全局日非又不

敢不聞 詔卽行現定於十五日拔營南渡先駐徽州之祁門
所調鮑鎮超一軍大約六月乃可旋營調張道運蘭一軍約七
月乃可趕到兩公至後方足以資防禦而兵力尙單又在湖南
新募萬餘人擬分爲三路北路由池州以規蕪湖中路由徽甯
以規溧陽南路由廣信衢州以行有事則救援浙江無事則由
孝豐以趨廣德州第成軍皆在夏末到皖則在仲秋目下不特
不能履蘇亦並不能援杭側身東望愧憤交并鄙意湖北爲中
原屏蔽須以全力保護湖北若有疏失則南六省之奏報不能
達於京師所關甚大故命舍弟不撤安慶之圍而敝軍先保
江西之境皆以其最切於湖北也不審卓裁以謂何如來示所

舉十條第一第四條當於本月內行之第二條裁官裁綠營俟
股蘇日行之第五條乃弟近年行軍之微旨第六條亦今世必
變之惡俗惟第三條和夷或另簡派有人第九條修築碉卡
事有未遑第十條疾驅入吳力實不逮負閣下殷殷期望之心
愧極愧極仍望不我遐棄續行詳示

覆胡宮保

惠臧敬悉都公行裝力不能十萬卽可不必取盈鄂省乃南北
一大樞紐鄂若少有疏虞則南六省之奏報不能達於京師
矣鄙意必當稍留鄂力不可竭鄂之兵竭鄂之餉以事他省也
此次敝處奏報應將此層上告聖主昨議造水師以保鹽場

之說決不可不辦辦之亦必慳人意特患侍今歲經營皖南而
裴下河或遽不可問耳蘇杭大利全失惟淮揚尙有生發不知
趕得及否造船出固城南漪湖以規東壩蕪湖亦繫至計果能
北造淮安水師南造甯太水師則聲勢大旺大局必有轉機特
棉力恐有不逮耳蘇撫不知簡放何人若松江上海不失新
撫駐彼則侍之責任稍輕矣

覆彭雪琴

國藩至黃石磯僅帶幕客二李及親丁數人巡捕文案數人而
已欲與閣下及厚菴及舍弟靜談二三日于乞無迎接無辦席
無令營哨官弁紛紛請安禁吹手禁爆竹禁排礮各營在黃石

磯者令稟見一次餘在下游上游者一概不許來見斷不可倣
八九年湖口之樣多費錢文連日與希菴暢談楚軍水陸之好
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八
九兩年余過湖口時彼此皆不免有官氣此次余與厚菴及閣
下皆當力戒以挽風氣

覆楊厚菴

惠緘具悉一切樅陽攻克是安慶克復之先幾猶九江之克湖
口也國藩精力疲乏忽膺艱鉅大局潰壞補救無方大懼實越
以貽良友之羞卽日帥師南渡先赴黃石磯尊營一展良觀面
詢遠略韋部出力異常少遲應歸敝處發給口糧以示同仁之

誼目下棉力未遑鄂餉亦絀應如何支撐二三月俟會晤再行
熟商紅單船之事非禮義所能號令似須劫之以威前緘已道
其略亦俟會晤再行詳商希菴來此旬日密敘一切以爲楚軍
水陸好處在血性多而官氣少此後宜常保而不失國藩赴水
營請閣下誥誡各營無迎接無辦席無放大礮除黃石磯三五
里外上下游各營均不必稟見方今東南糜爛時局多艱吾輩
當屏去虛文力求實際或者保全江西兩湖以爲規復三吳之
本整躬率屬黜浮崇真想閣下亦有同情也

覆駱中丞

惠緘敬承一切湘省用兵日久庫款搜括無遺侍亦熟悉梗概

自接大咨卽具公牘另復請湘省協濟二成而江西認發八成
蓋前此侍在局外純乎爲客故作兩平之辭目下侍在局中易
客爲主則八成之數侍亦有應辦之責敬求大力迅遣凱章梅
村諸君來江分赴饒州撫州等處俾賊不闌入江西則江湘兩
省皆可從客料理卽餉項亦可設法支撐抑或尊處並不能足
二成之數侍亦不敢苦索取盈且各軍新募求尊處猝辦萬餘
人之兵仗兼以點綴行裝所費不貲當有不止於二成者不特
感大德於勿諉卽總局諸兄之勞心勞力亦與上年寶慶危急
時無異思之良深感愧來示謂主持得人生財之道必有效驗
侍昨奏明專辦江西牙釐擬以李補堂筱泉沈幼丹蔡少彭四

人綜理其事將仿湖南辦法如所獲較多則湘軍來江或不致
遽虞饑潰則大幸也

致李希菴

別後甚切懷思較之三月之別尤爲眷眷閣下知人之明處事
之當得之天授近更克已自勵日進無疆大抵激之而變薄者
吾輩之通病此後請默自試驗若激之而不薄則進境也國藩
十六日至老洲頭阻風三日未得開行心殊焦灼多公長處甚
多其部下不免有官場習氣短處僅此一端閣下與之交契或
可從容諷諫俾於純樸中簡擇人才庶可蒸蒸日上貴部下多
純樸之才而驕氣亦或不免幸細察而切誡之此間風轉廿二

三可抵水營月底可赴祁門聞浙警漸紓差可喜慰

致官中堂

國藩於十五日自宿松起行至老洲頭阻風三日不能開行心殊焦灼擬至水營會晤楊彭二公卽由建德過嶺躡駐祁門接初九日寄諭亦令勿撤安慶之圍差幸與鄙意尙合得王雪軒中丞信杭州布置漸穩張壁田已帶萬餘人出勦嘉興一路杭州不再疏失東南大局當可挽回惟目下各路宜力戒浪戰專主固守庶賊鋒不至再長鄂中爲南北之樞紐實宜多蓄雄兵不可少有疏虞國藩昨已附片具奏良因南州大局而發非因與閣下暨潤帥交契而言不審聖意以爲然否三省合防

之議求閣下始終主持其事不特目下宜然卽將來兩皖得手而江西兩湖之藩籬仍不可一日不求自固之道國藩雖辦兩江之事而必堅持此說蓋上游愈固則下游愈覺得勢未有不
能守而能勦者也餉項支絀日內用費尤多意欲就閣下預撥
萬金秋閒仍於協餉內扣還祁門去鄂不遠便中望常賜箴言
爲感

覆毛寄雲

接奉手示摯愛之意期望之厚溢於楮墨弟於四月之杪奉
命承乏兩江菲才薄德本不足以有爲又值精力疲憊之後大
局潰壞之秋深恐實越詒知已羞所刻刻自惕者不敢惡規諫

之言不敢懷偷安之念不敢妬忌賢能不敢排斥異己庶幾藉
此微誠少補迂拙特是從軍日久資望彌深虛名彌盛舊交則
散如落落之星新知或視如巖巖之石用是譽言日多正言日
寡每一念及悚恍無地敢求我兄常惠箴言並賜危諭如聞弟
有用人不詳慎居心不光明之處尤當隨時指示無俾覆轍相
尋詒辱蘭譜至感至禱弟於五月望日自宿松啟行由安慶水
營經過與楊彭晤敘一切安慶圍兵關繫淮南全局未敢撤動
令九舍弟畱彼統轄弟帶鮑鎮及朱鎮馬步萬人渡江而南先
駐祁門以保江西之門戶而聯徽州之聲援俟左季高京堂由
湖南續募之二萬人到皖再行分途進剿左公由襄陽至敝處

盛稱閣下德望才略潤帥亦兩次具疏薦公之賢吉音計當不遠方今大難未平雖專任地方亦不能不主持軍事望閣下留意人才以備折衝禦侮之選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蘭不以無人而不芳至要至要

覆黃莘農侍郎

來示具紉關垂之誼無微不至侍以地方之任兼帶湘楚之兵事權歸一豪無掣肘之處足慰仁注若於此外更有所加則菲才高位顛蹶必速譬若力能負五十斤今已勉任百斤如再強之以二百斤不待久任疾驅已有立踣之懼素蒙摯愛用敢瀝陳一二鄙意總欲先保江西兩湖完善之區以爲恢復吳會之

張本未敢貪迅速進兵之美名而置上游於不顧令賊得長驅江西以窺湖南也幸三省暨皖南當事人人意見相同尊示所慮儘可放心

覆陳作梅

台旆由羅宅以達英山途次平安慰甚羅公正人廉吏而身後惡聲足令正士短氣少遲當一籲雪也珂鄉終非可久居鄙意欲請閣下密寄竹報將全眷拔宅西徙避亂敝省而閣下則屈爲州縣將平日之卓識苦行出而一試以救皖南水火之民一切食用取之敝營不取之民間以全閣下介介之操宮保胡公豪俠之性少壯已然其好善若命恥言權數則近日尤篤台從

久住英山必有所得也

致劉霞仙

國藩於四月杪奉承乏兩江之命精力極疲翻膺艱鉅前乎此者駿馬輕車覆轍相尋况以驚駘而歷峻坂又值泥潦縱橫大懼顛蹶詒知好羞先是未聞新命之日因蘇省淪陷曾咨明江西兩湖爲三省合防之議厥後簡書繼至亦遂守此議而不改請湖南募新軍二萬齊集廣饒等處以是爲助防江右東北之師卽以是爲進剿皖南甯池之師其時左季翁適奉襄辦軍務之命因咨請募勇五千而商及閣下其間斯舉蓋知閣下有意則當翻然自任無意則且踰垣相避故未敢收效也

聞閣下深閉固拒果無意於橫目之民國藩以五月望日自宿
松啟行六月十一日抵祁陽縣俟諸軍到齊再行分路進剿筠
仙計已抵里其地東查辦事件毅然自任難免鹵莽滅裂者
與鄙人昔年氣概相同其遭羣疑眾謗是非難剖心迹辨白者
亦略同其爲聖主所眷待而去就自涉草草者又復略同將
來還家後必有鬱鬱不自得之隱似宜邀至尊府慰勞而疏豁
之國藩昨復渠一書頗以一二事相詰責望溪所謂子雲之反
騷賁屈愛屈之至也秋冬閒請閣下攜雲仙來營一敘或久或
暫聽兩君之自爲謀決不相強潤帥請雲人幕亦屆時商謀可
耳

獲胡宮保

接兩緘並渭春方伯文若司馬等件敬悉一切季公之事已具
緘奉復茲將摺稿鈔呈一二日即可拜發淮鹽之五利三慮誠
爲切當惟陸師僅二千人則嫌其太少侍初六日復緘謂須陸
兵三千人亦尙太少三河尖爲羣捻出沒之區大約陸師須五
千勁旅得一名將統之庶臻穩固該處陸兵能站得住則不特
鹽利可興且鄂之北防亦堅而永無捻患矣五利中惟第三條
似不甚確所指額引在盛世尙不能銷售如額况兵燹十年巨
商裹足僅恃零商小販又兼陸運數百里之遠安能行至九十
餘萬引之多侍辦浙鹽行之江西人人樂從僅陸運玉山八十

里行之五年至今尙未滿十萬引文若兄原議到楚淮鹽尙有五十餘萬引以鄙見策之到楚不過數萬引耳如原議則爲利甚鉅如鄙見則爲利甚微應請卓斷然爲利雖微而此事要不可不辦侍既有辦淮揚水師之奏則造船於淮安與造船於三河尖上下一也公既有設北路防兵之議則設防於商固與設防於三河尖遠近一也應請以侍認辦水師而公認辦陸師兩軍成後先辦官運之鹽如果有利可圖則商販或亦源源而至若其無利商販不至則水師以衛淮揚兩郡陸師以防鄂之第四路本不爲鹽釐而設亦無損也

覆李次青

彭大壽爲各營領袖而不能遽歸尊處縱不北走湖南走越亦慮吳楚之急遮劇孟也此公在外多年閱歷深透頗近於滑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彭公若尙未歸祈另擇一誠實不佻者以爲領袖藉資表率以楚產之良謂乏樸實頭地之品殆不其然特物色未至耳 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醇真意蕩然湘勇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望閣下以爲首圖而切戒之幼丹復信堅臥不起求閣下再行東緘強之請其專顧信州之防而籌尊軍之餉渠若不出則閣

下太苦彭鴻軒近在於潛敗挫該軍若不歸併左右斷不得力似當撤散而另招之

覆胡宮保

鄭陽和率五老營於十六日到祁宋國永率四新營於十七日到祁鮑鎮久無來信敬求尊處爲我飛催此間又隔一層也昨日專請邵位西來辦奏疏待其到日乃可放少荃東行刑名幕則必求閣下惠薦亦不必求上等之選取公中駟卽當敝處之上駟矣敝處畱左捐雖後到京數日計可邀 俞允皖南三路雖未必悉精而兩路已可恃矣淮鹽之事終須行之侍在淮揚美其名曰課歸場匱實則以水師設卡抽釐也公在三河尖美

其名曰淮鹽行楚復舊引地實則以陸師設卡抽釐也淮之水公飲其源我飲其尾而中間袁翁豫撫等獲利益者頗多俟懷桐克復後終當力圖此事或及此時豫謀之

覆李希菴

鈔寄潤帥函所論營頭歸人猶女子許嫁精確之至凡事皆須識得此意訟卦之作事謀始進賢之如不得已皆此義也又精益求精帶數百人亦甚不易一節國藩於乙卯年曾將此義屢次致書於次青亦引羅李岳州之千人爲證六年冬又以此義勸戒峙衡惜俱未能領會入微潤帥處書辭莊重敝處卻無函相告當由彼此真意相孚漸見枝辭之少如尙有一半分未孚

之處鄙人亦惟以至誠專責閣下而已

覆李筱泉

牙釐事件公牘所陳十四條經黼堂兄與閣下推究至爲妥善聞有一二未叶業經批明往於道光十九年在漢口長沙會館見抽船釐收者出者皆賣買微賤之人坦然交易無詐無虞今雖以官抽濟餉仍須帶幾分賣買交易氣象不宜多涉官氣耳帖尤賣買場中鄙瑣之事尤不可經衙門人手減冗員裁浮費二語似迂而關繫極鉅此中所謂坐支者少卽去浮費也閩中釐源爲數無幾前在建昌時已深知之

覆胡宮保

手教並批牘二冊不特當世無兩亦恐爲百年來所僅見卽如
昨者霍山張組一稟國藩亦欺其賢不過以一語批准今讀大
咨錄批聲聲打人心坎不獨激發張令之志氣亦可免他人之
蹂踐此公家之至寶宇宙之至文也甯國圍困日甚餘杭失守
賊蹤去浙省不過百里徽帥與浙帥皆望極生怨徽色發聲行
且彈射叢集矣擬守條侯之法以梁委吳未審果有當於事理
否敬求詳明指示當四月初定大計之時已知必有此眾怨交
集之日今臨事而不能無所搖惑尙祈訓定

覆胡宮保

舍弟遵厚希雪三公之議合安慶之圍日內因江水盛漲城外

多淹土城尙不能興工其請調東流之湘後營應由厚菴札調請調建德之寶右營則普部之精華目下防張家灘之賊尙不能調也羅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憫不平以效死弗去慷慨赴義者爲罪爲非則必以棄城逃避者爲功爲是矣待皖南事勢稍有起色當從閣下及官駱之後四銜會奏爲淡公申理兼表其生平清廉之操往歲爲吳文節申理本係採訪輿論以立言此次可否倣其意敬求大筆主稿爲之浙省近無信來昌化之賊似已逕薄省城甯國圍亦未解求援之書日至怨謗之聲日聞何以應之求惠示

身釐各務仰蒙壁畫周詳綜理密微曷勝佩仰此事究係倡始
於生意場中故鄙意注重於除官氣裁浮費二語頃意城寄函
潤帥亦以專駐省垣恐耳目不能周徧勸令參用紳士互相查
察國藩於江西紳士熟識無多聞見亦不甚廣卽於湖南紳士
亦不似潤帥之博採廣詢左右逢原仍求閣下就近悉心搜羅
或函商意城於湖南釐卡最得力之員借用一二人將來卽可
保作江西之官如向未在釐局當差者亦可做湖北之例楚材
晉用但當禮羅江西賢紳兼進並收不宜過示偏重使豫章才
俊有向隅之憾其自湘來者先給薪水優加禮貌不必遽授以
事收之欲其廣用之欲其慎大約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

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則於抽釐之道思過半矣務祈及時
羅致鄙人亦當幫同採訪樟樹三江口等處後莖可親往經理
一番否

覆陳作梅

惠書敬悉一切此間有要事欲請閣下南渡籌商大計少荃八
月當還江西九月卽爲淮揚之行敝處無人可與深語閣下能
不再赴湖南卽來徽甯爲妙否則必爲益陽之行請以四十日
爲期中秋前決望枉駕皖南各軍募本地人頗多安定民心撫
慰軍心非閣下不能細意熨貼千萬速來相助若非絕大關係
亦不以相強耳見示各條鄙見亦差幸相同前五月十七日摺

中興辦甯國水師卽是注重蕪湖東壩不知閣下曾見奏稿否
至於宗法盛行可辦族團國藩在湖南時曾刻有族團章程實
遠勝於鄉團然亦須樸實明斷如閣下者數人董率而綱紀之
乃克有濟幸佑助焉

覆方子白

國藩才智淺薄精力極疲忽膺艱鉅大懼實越惟當廣引直諒
之友啟牖忠益匡其不逮承薦令弟及武舉張君請卽束裝來
敝營量才位置以後閣下鑒衡所及如有文可爲收令武可爲
將領者望無情時時汲引冀收拔茅連茹之效若無實在出色
之處介乎有用無用之間則可不必多薦以不收則空勞往返

收之則漸成冗員也大氏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爲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爲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閣下以爲何如

覆郭意城

釐金必廣求人才參錯布置庶期改觀正與鄙意相合三日前作書抵二李卽持此議並囑其函致閣下索取夾袋中人才倣鄂中辦釐之法極楚材晉用之妙並言取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斯於辦釐之道思過半矣云云不知二李卽函商閣下否皖南州縣中須換之人甚多若能物色循吏遠以見餉則造福於皖者多矣軍興太久地方糜爛鄙意一

而治軍勦賊一面擇吏安民二者斷不可偏重擇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二語卓見以爲何如
覆黃南坡

接奉惠緘仰蒙顧全大局廔注鄙人無微不至國濟才力綿薄
謬膺艱鉅大懼隕越詒良友羞閣下軫念時艱許於桑梓之邦
代籌兩江之餉已照意城所擬札稿辦贖寄南時翁繫湖南之
官閣下繫兩江之員共籌此舉名實亦尙相副俟會議就緒兩
君子公牘到日再行奏明辦理皖南羣盜如毛實爲規取金陵
蘇常者所必爭之地張周部兵三萬餘人錮習已深不可爬梳
若能將此間經理妥貼明年當爲淮揚之行閣下久畱蘇省犀

鑑澄澈如地利之要害官紳之賢否鹽務之積弊務祈逐時記憶開錄寄示千萬勿吝

與李輔堂

在軍各員近來積弊尤多愚詐迭出頗滋隱憂古人有言鼂鼎之處非斤則斧將來恐不能不一施猛劑容當與毓帥妥商會辦難端須自此開發之不必自省發也毓帥署中全無護衛之兵如六年冬撫署擁鬧實屬不成事體似可於撫協三營中挑選百餘人倣吳衛齋中丞在湖南之例卽令在撫署日日操練外示練兵之名暗資防患之實其兵除本營關餉外中丞每月增餉若干此外又常賞酒食裁料之類計每月多費二百餘金

撫署無此閒款可由釐局按月致送將來總可融銷閣下與彼泉商定後可密稟右帥酌奪

與張德甫

前蒙惠書論洋礮事宜精切不磨曷勝佩仰水師用礮必須七百斤以上愈重愈好近來楚軍水師如楊彭諸公營哨各官皆堅持此議與閣下深相符合鄙意以爲船頭之礮愈重愈好誠如明論若舢礮則當略輕兩邊之礮則當更輕蓋礮用直力船亦用直力放邊礮則船身橫移易致鬆裂故不宜太重也至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可貴多食羣子者尤爲可寶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羣子者水師之宜用散口礮已無疑義惟

散口礮在三百斤以下者羣子太不及遠在三百斤以上者陸師又難於搬運實乏兩全之術近年江西兩湖所造之劈山礮其推爲陸戰利器頗能擊遠國藩尙以其不能食羣子爲歉意欲擇散口洋裝昇以陸戰以輔劈山礮之不逮究以斤重若干者最爲合式乞指示至來書謂藥與礮配子出方遠係專爲大子言之羣子則不盡然仍祈返復商訂爲禱

致左季高

皖南四府一州實大有爲之地止要軍事吏事兩者切實講求每年可得銀百三四十萬若東壩克復則尙不止於此惟須得極廉極勤之州縣一二人來此樹之風聲與民更始庶幾漸有

轉機不知閣下能物色循良攜以俱來否敝處並無才辨之士
專望台端早至安危得失之局均係乎此至懇至懇

覆毓右坪中丞

接惠書知前緘所商意見符合欣幸何既貴署無護衛之兵咸
豐四年湖南撫署有眾兵擁鬧之案六年冬間江西撫署擁鬧
兩次皆弟目所親見實屬不成事體至金陵兵之擁入向帥帳
內搶劫銀物安徽兵之驅迫福中丞毆打畢方伯則視江西湖
南爲尤甚堪爲髮指鄙意欲請貴署挑護衛兵若干人卽在撫
協三營內挑選擇一好將官帶之日日操演倣吳藩齋中丞在
湖南之法分別賞號等第閣下每月親自閱操五六次優給賞

頃又於本營額餉之外私加月餉其懶惰輟弱者發還本營另行挑換其加餉及操賞每月需數百金撫署無此閒款應由釐金局按月致送昨已緘囑黼堂小泉密稟閣下茲再特商務祈趕緊切實辦理不可視為緩圖至要至禱承鈔示復王中丞一緘允當之至當初定章止有淮課並無浙課今以商餘抵課二兩九分七釐歸浙已屬優厚若兩課歸浙斷難允行淮鹽本係江督專政借銷浙引又係鄙人創議嗣後江西鹽務弟當經理以重職守容咨尊署并札鹽道也

致沈幼丹

次青擅長過人之處極多惟弟與閣下知之最深而短處則患

在無知人之明於在高位者猶或畱心察看分別貞邪至於位卑職小出己之下者則一概援善善從長之義無復覺有奸邪情僞凡有請託無不曲從卽有詭狀發露亦必多方徇容此次青之短將來位望愈高終不免爲其所累閣下知人之明遠勝儕輩務求台駕迅出且先在信州小駐將次青所用文武各員一一經法眼甄別位置得宜優劣得所次青去此一短則眾長畢露幸甚敝處用人間有不當亦望閣下時時惠錫箴言以資質證至禱至禱

覆左季高

貴軍日內募練何如務求早日起程以八月趕至皖南爲荷台

駕到後擬請駐紮甯國右廣德而左池州指揮皆爲便近并可
監造水師爲規復蕪湖東壩之用次青一軍擬令與鮑軍同攻
池州凱章一軍擬令駐紮廣德弟可暫駐徽州江長貴一軍擬
令與凱章同駐一處周天受一軍或令與閣下同駐甯國或與
弟同駐徽州少與休息待閣下到後再行商酌八九兩月事端
繁難餉項缺乏務求閣下早來擘畫一切至十月後當漸卽坦
途矣昨奉諭旨補授實缺兼握欽符位望愈隆實備愈重
前乎此者履軌相尋惟望同志不棄兢兢挾持企望旌麾愈速
愈妙

覆張廉卿

三次惠書關爾不報國藩自奉江督之命日日惴恐大懼實
越詒知奸盜已於六月十一日移駐祁門暫固江西門戶而聯
徽甯聲援旬月以來皖事日壞甯國被圍廣德失守岌岌有不
可終日之勢俟左季高李次青張凱章諸公到日乃能分路援
剿來示從江西吏治人心著手可謂探驪得珠鄙人雖陋亦日
夜不忘此義無如江河日下人物邈然求如湖北之吏治尙非
旦夕可冀現惟親附同官飭勵屬僚一一皆手書勞勉庶期鑒
此愚誠漸就範圍耳

覆胡宮保

接惠示并文若兄緘得悉一切此閒機要全在甯國雖至愚無

不思救援之理張鮑未來宋鄭皆病雲崖未痊實無帶隊往救之人亦猶八年冬之不赴閩竇由營中多病外間不亮而咎之也甯國之存亡則聽乎天矣左公書來其氣方新當爲國家撐拄一方文若兄鹽務條陳甚好惟南北并出一途若不大改章程就場征課而但責成運司酌量輕重以期成本一律恐賢運司亦無此氣力若改爲就場征課非水師辦成之後固不能稽查卽水師成後猶恐江淮諸將帥之眾議紛拏也鹽務諸君子必設法羅致之終當合羣策以辦成就場征課之舉耳

覆李次青

一皖南膏腴之地大有可爲頃已奏閣下調補斯缺明年國藩

有淮揚之行此四府一州者敬以相屬大抵地方事閣下主之
軍務事季高主之升遷舉劾則兩公商辦而僕與胡宮保亦可
參酌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工夫斯民庶得少蘇

一前議閣下一軍由廣信於潛昌化一帶繞至廣德州當三路
中之南一路閣下所知也今饒枚臣已入杭不返沈幼丹堅臥
不出彭鴻軒一敗不振廣德又於初四日失守賊勢彌張貴部
三千餘人恐難當此一路擬請貴軍全駐甯國季翁新軍六千
當廣德一路凱章則遊擊於廣德甯國之間春霆則由石埭進
攻池州國藩則駐徽州此將來定局也

一目下急援甯國應派春霆全軍先攻石埭凱章由太平以攻

涇縣貴部至廣信後休息數日卽由華埠以達徽州閣下輕騎來祁門一行再專人至廣信調隊與貴部會於徽州由旌德以救甯此目下分路援甯國之局也

一鴻軒一軍旣歸浙江調遣凡來此相就者閣下不宜招惹整頓敗軍實不易易閣下新軍旣有四千七八百人益以屈劉之千六百人則不甚單薄特患其中未盡訓練之實耳閣下不赴浙履任又不營鴻軒之軍浙人難免怨閣下而兼怨不佞然僕以貴部守甯國之名城而以左張鮑三軍左右夾輔則僕之爲閣下謀也甚忠以左張勦廣德屏蔽浙西則僕之爲浙江謀也甚忠此心可告皇天可盟鬼神雖千怨萬謗亦不足惜閣下不

必曉顧也

一吾輩均屬有志之士亦忍辱耐苦之士所差者咬文嚼字習氣未除一心想學戰一心又想讀書所謂梧鼠五技而窮也僕今痛改此弊兩月以來不開卷矣閣下往年亦係看書時多料理營務時少其點名看操查牆子等事似俱未躬親此後應請親任之閣下贊吳退菴之賢證以胡宮保所稱似亦學問中人非軍旅中人也俟相見再議

覆李黼堂

前寄一緘道及求人之法須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日來以此廣告各處求薦才以輔我不逮尙無應者兩君物

色得人否求人之道須如白圭之治生如鷹隼之擊物不得不
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類相求以氣相引庶幾得一而
可及其餘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
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
此防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
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
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
已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
者之失厥咎維均人非大賢亦斷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
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

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晏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覆彭雪琴

甯國河窄而木少水師興辦誠不易易然目下所爭者在甯國之能保與否耳不能保則陸軍并無進兵之路水師更無下手之處能保則購木設廠雖小河亦可辦成現奏調次青以溫處道換補皖南道如郡城不失次青八九月當至甯接印履任即可令其就近興辦水師閣下如有閒暇或於明歲往訪次青指點諸事月餘即可往返如不得閒即不去可也黃翼升保赴淮揚實因奉 旨後無人可保且明年僕親往淮揚亦須於今年

預派心腹數人前往故令少荃昌岐兩人同去閣下身邊無人之苦僕亦深知且水師須驅逐民船禁止洋煙正須全副精神大加整頓斷無以諸事專累一人漸致決裂之理特此等重任殊覺無人可保閣下代我屈指計算亦必知其寔也黃翼升之精力興會似尙有爲之材若能練出河標兵丁皆成勁旅又可省募勇六七千是國家東南旋轉之機鄙人職分應辦之事閣下目前整頓之際不能放昌岐出走他處則可令其緩緩啟程不與少荃同行或遲數月再去或隨我同去聽閣下酌辦